青葵
刊头题字:张桂光
广东省作家协会指导
总期数16
新快报青年文艺英才计划

燕风烟雨怀集情

■徐怀银



多年前的初秋,我背着简单行囊,一路穿山越岭,来到山水环抱的肇庆怀集。彼时大学刚毕业,青涩懵懂,只把这场奔赴当作一份普通的职业启程,以为不过是青春里短暂的停留。谁也未曾料到,这一落脚,便是十八个春秋寒暑。粤西北的青山流水、燕岩晚风、淳朴乡音与山野书香,彻底收留了我的漂泊,让一座异乡小城,慢慢活成了心底最安稳的故乡。

初到怀集任教的那些年,乡村的模样朴素又真切。出校的小路蜿蜒曲折,雨天泥泞沾鞋,晴天尘土飞扬。群山连绵不绝,晨有浓雾锁山野,暮有炊烟绕村庄。初登三尺讲台,语言是我最大的隔阂,地道的怀集白话软糯绵长,我听得似懂非懂,和家长沟通总要放慢语速、反复解释。可这片土地的善意,从来朴素又温暖。村里的老人知晓我是远道而来的老师,总是格外体恤。春耕时节,顺手捎一把鲜嫩青菜;端午将至,送来热气腾腾的地道裹蒸;秋日山野丰收,一袋橘子、几颗沙田柚,悄悄放在我的宿舍门口。

细碎的温情日复一日,慢慢消融了我初来的疏离与忐忑。我开始静下心来,扎根校园,守着一间教室,陪着一群山野孩童,度过岁岁朝朝。乡村教书的日子,没有繁华喧嚣,日子平淡却丰盈。日日备课授课,夜夜伏案深耕,面对的是一双双干净纯粹、透着山野灵气的眼睛。孩子们淳朴懂事,不善言辞,却最是真诚,一句清脆的老师好,一次认真的低头书写,一次课后主动帮忙整理桌椅,都足以治愈平凡日子里的所有琐碎。

久而久之,我慢慢读懂了怀集的山水四季,读懂了这片土地温润宽厚的底色。

怀集的春天,是从燕岩的归燕开始的。千年燕岩洞内,成群结队的金丝燕如期归巢,燕鸣啾啾,穿梭岩谷,声声回荡山野,唤醒整座桥头古镇的春意。看着田埂间耕耘的乡民,看着教室里勤学的孩子,忽然明白,山野农人耕耘土地,我耕耘童心,我们都是这片土地的守望者,默默播种,静待花开。

盛夏的怀集,满是浓郁的乡土烟火。山林郁郁葱葱,清溪绕村流淌,满目清新。午后雷雨骤来骤去,洗尽尘世燥热,雨后的空气裹挟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,沁人心脾。一年一度的燕子节,是本地最热闹的民俗盛会,古镇街巷人声熙攘,山歌嘹亮、贵儿戏婉转,延续千年的乡土风情,鲜活又动人。多年来,岁岁观燕、年年赴俗,热闹的烟火气早已融入我的生活,成为独属于我的怀集记忆。

秋日的怀集,是满眼丰盈的模样。金风拂野,稻浪翻滚,田畴铺金,果香漫山。田间农人弯腰收割,汗水滴落土地,换来岁岁丰收。燕岩褪去夏日喧闹,归于沉静,流云漫过青山,燕群翩跹盘旋,山河静谧安然。乡村从教的时光,恰如农人四季耕耘,春播秋敛,默默坚守。

冬日的怀集,温润安然,少有凛冽寒风,多是暖阳融融。暖阳洒落校园、田野与村落,万物归于静谧。闲暇时站在教学楼前远眺,青山静默,流水悠然,燕岩在薄雾中沉静伫立,阅尽岁月沧桑。冬日昼短夜长,我依旧早早到校,叮嘱孩子们添衣保暖,耐心辅导学困生,用心守护每一份山野少年的梦想。寒来暑往,四季更迭,就在这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坚守中,缓缓流淌。

光阴荏苒,足以让异乡人彻底扎根。曾经听不懂的乡音,如今耳熟能详、亲切温暖;曾经陌生的山水街巷、乡镇村落,如今处处熟稔、皆是归处;曾经青涩莽撞的青年教师,早已在这片水土的滋养下,沉淀从容与温柔。

岁月更替,我亲眼见证着怀集乡村的蝶变。泥泞小路化作平整大道,老旧校舍变成窗明几净的崭新教学楼,乡村愈发整洁秀美,乡民的日子愈发红火安稳。我见证着小城的日新月异,也陪伴着无数孩子从山野走向远方。一批又一批学子学有所成,奔赴各地追梦立业,却始终心怀故土、感念师恩。这份双向的成长与温暖,是我教育生涯最珍贵的馈赠。

世间最好的归属感,从不是生于此长于此,而是心安于此,情归于此。燕风浸润,烟火相伴,怀集早已不是我工作的他乡,是我挥洒青春、沉淀岁月、安放初心的故乡。

(肇庆作协)

后花园里的那对猫

■伦子茵

我们小区的后花园,不大,有一个小凉亭,几棵樟树和榕树,一棵桂花。这里有一对猫,应该住了四五年了。

公猫是灰色的,灰得像一块旧毛料,太阳底下泛着微微的暖光;它的眼睛是透蓝的,是午后天空被风刮净了云之后的那种蓝,看一眼,能让人心里安静下来。母猫也是灰色的,但肚皮那里带着一点黄,像秋天的玉米须晒干后的颜色,它的尾巴很长,蓬蓬松松的,末梢一截纯黑,像是毛笔头蘸饱了墨。它们经常一前一后地踱步,公猫在前,母猫随后,那蘸了墨似的尾尖随着步子甩来甩去,好看。

“我也记不起它们究竟什么时候就在这里的,大概四五年前吧;这里也没有小猫咪出现,估计它们早就被做过绝育。”小区里扫地的阿姨说,“这里是它们的家了。”

阿姨说这话时,正扫着落叶,扫帚沙沙地响。接着,她又说:“它们很乖呀,不闹腾,就是安安静静过日子。”

这对猫的日子,确实过得很安静。天晴的时候,经常趴在矮墙上晒太阳。那矮墙有点年头了,砖缝里长出些青苔和不知名的小草。公猫总卧在靠东的一头,把身子团成个圆,脑袋往怀里一揣,像个灰扑扑的绒线球。母猫就卧在它旁边,侧着身子,四条腿舒舒展展地伸着,尾巴从墙头上垂下去,偶尔风一吹,那尾巴尖就轻轻晃两晃,像钟摆似的。

下雨天,它们就躲到那个小凉亭里,并排蹲在凉亭的横梁上。公猫在外头,母猫在里头,两个影子叠在一起,像两块深浅不一的灰绒布。

小区里的人都说,这俩是夫妻,天天黏在一处,走哪儿跟哪儿。母猫若先跳下墙去,公猫准是跟着跳下来。公猫若是先走开了,母猫也会安安静静地跟上来,尾巴尖有时高高竖起,有时轻轻点着地,一下又一下,像在打拍子数着时间。

最近叫人津津乐道的,是邻居小杨拍的那张照片。照片是下午拍的,天光像一块洇了薄薄淡灰蓝的宣纸。矮墙上,公猫坐着,弓着脊背,微低着头,两只前爪并拢了搁在墙头上,像个老派的先生。母猫半躺在它旁边,身子软软地歪着,脑袋却斜抬起来,直直地看向公猫。四目相对的那一瞬,被小杨的手机框住了。

小杨把照片发到小区群里,有人发上来了一句:“不羡神仙羡此猫。”接着,底下便跟了一长串,都是这一句。

猫有它自己的温存。比如公猫总走在母猫左边,护着它避开来往的自行车;比如母猫吃猫粮时,公猫就在旁边蹲着,尾巴轻轻搭在母猫背上,像个搭着胳膊的丈夫;比如冬天的时候,它们挤在凉亭角落的纸箱里,一个枕着另一个的肚子睡,浑然成了个连体的大毛团。

小区里的人时不时送些猫干粮去,是放在凉亭的柱子底下,也有人顺手搁在矮墙上。它们也不急着吃,慢悠悠踱过去,低头嗅嗅,吃两口,又抬起头看看四周,仿佛在说:谢谢啊,我们吃着呢。

我想,它们会一直在这里吧。四五年都过去了,往后想必也还会在这里相偎相依。在这后花园里,春天闻闻花香;夏天在树荫里打盹;秋天在矮墙上嬉戏;冬天缩在凉亭的角落里,等太阳出来。让时间慢慢地在身边流淌,把日子过成温暖的真实日子,不仅是这对猫,也是你我的愿望吧。

(广州作协)

相遇新日历

■潘友楷

“该买本新日历了。”

母亲翻着挂在门后的日历在说这话的时候,我才突然发现,那本日历剩下的厚度宣示着今年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相比电子日历流水账地记录着每一天的过去,以及定时跳出弹窗提醒今天是某个纪念日,传统的纸质日历更能在质感上的一天天变薄与变旧中,把时光的流逝具象化。至于增补纪念日,父亲在时,总会在启用新日历的时候,在日历的最后一页记录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忌日,再翻到对应的那页日历仔细地写上这些纪念日。除了纪念日,还有学钢琴交学费的日子、开学的日子、放假的日子好些日常的记录,密密麻麻,成了一本家庭日志。如今买新的日历与做记录的事情,传承到下一代人身上,这也是日子里的承继与轮回吧。

相比日历,台历也是属于稍显怀旧的岁月记录者。在读书时代,每次启用一本新的台历,感觉就像在打开一本新买的书。旋开台历的金属底座,把已经发黄发皱的旧台历本整本取出,再把新的台历本放入,拧紧底座的螺丝,然后迫不及待地翻开第一页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台历是一本可以在写作业时偶尔走神的课外阅读物——因为每一页的另外一面,或者是文化简介,或者是一则趣闻笑话。相比只能在学习之余阅读的课外书,台历反而成了可以堂而皇之地放在桌面上翻阅的小型读物。同样地,日子也是在台历每天的背面阅读中悄悄溜走,只记得自己花了一年的时间又“读”完了一本台历。

出门去买日历。清晨的轻雨在路上留下的斑驳的雨渍,说不清这天气是不是算冷。深吸了一口夹杂着寒意的口气,突然想起父亲在时,肯定会在这样的早上念叨着“天开始冷了,一年又要结束了”之类的话语,岁末的确即将到来了。

老城区的书店一条街,大概因为现在不是开学季的缘故,有些书店干脆关了门,完全没有了以前的热闹场景。记得以前临近年末的时候,成堆的书籍中会多出好几个桌台,月历、日历、台历,甚至还有春联和装饰的中国结等挂饰。当下的书店可选择的日历款式也是不多,好在我也不寻求别样的款式,挑了一本普通样式的日历,付了款便往家里走。

回到家中,循例把上一年里的重要纪念日誊抄到新的日历上,随后取下旧的日历,挂上做好标记的新日历,再在新日历前挂上所剩无几的旧日历,让它站好最后一班岗。再过几天,等到新的一年到来时,再一次取下旧日历,留着当做或是收纳用的包装纸,或是用背面来做偶尔急就章的稿纸。公历意义上一年的日子就这样宣告过完了,孩子们所期待的寒假与春节即将到来了,也提醒着大人们购置年货要提上日程了。

与旧日历告别,与新日历相遇。每一天所告别的,不仅仅是一页旧的日历纸,而是逝去的时光,定格的往事还有相处又要少一天的人;每一天所相遇的,不仅仅是一页新的日历纸,而是可期的时光,未知的旅途还有仍在相处的人们。

(汕头作协)

投稿须知 “青葵·青穗”文学艺术专刊为公益性青年文艺扶持项目,刊用作品不付稿酬。一经采用,即视作同意新快报在纸媒及新媒体平台使用。作者自愿投稿,须确保原创首发,文责自负。如有侵权,责任由作者独立承担,新快报有权撤回作品并保留追责权利。受篇幅限制,稿件超过1500字默认接受节选刊发。